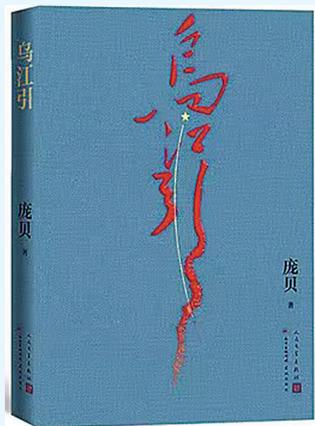


讲述长征密码破译传奇

□ 黄雨寒



惊天动地事,隐姓埋名人。短短十个字,却是众多密码破译人员一生的写照。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一个技术侦察情报部门——中革军委二局(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长征的胜利与其密不可分。但由于情报工作的保密性,他们的贡献一直鲜为人知。庞贝的长篇小说新作《乌江引》,让这些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功绩,走入大众视野。

《乌江引》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兆光为原型塑造人物,揭开了长征路上中革军委二局密码破译工作的神秘面纱,再现了四渡赤水、南渡

乌江等著名战役的惊心动魄和“用兵如神”。小说中,曾勉、曹大治、邹生等主人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乌江引》由“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组成,“速写”是中革军委二局的战地笔记,充满了长征行进途中的现场感,“侧影”是革命者后代对历史的寻访,再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传递。“速写”中使用“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侧影”部分则扩展到了更大的历史时空,二者结合,呈现出“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乌江引》所写的长征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是我曾服役的总参某部前身。创作这部小说既是向革命前辈致敬,也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缅怀。而近些年解密的历史资料也为我提供了充足的写作资源。”庞贝说,希望在惨烈的战况描写和紧张的密码战中呈现出某种温情,“这是一种真诚的抒发”。

《乌江引》的创作基于准确可靠的史实,这给作者预留的想象和虚构空间其实并不大。但庞贝决心将这个题材写成具有“文学含量”的小说,一部在叙事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一个独具审美价值的文本。在史实基础上,作者用文学笔法和虚构能力纤毫毕现地还原

出历史细节,给读者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他的努力为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另一种书写角度和文学样本,得到评论界认可。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库,长期以来,这类作品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乌江引》采用了另一种叙述模式,大胆地在纪实与虚构间闪转腾挪。评论家傅逸尘对《乌江引》的艺术特色评价说:“虚构叙事和纪实文本融合,宏大故事与幽微细节嵌套,历史现场与当下现实勾连,这一切都彰显出作者的创新能力。”

“记忆与遗忘”是《乌江引》的隐含主题。那些破译者无疑都是记忆力超群的人,他们因工作性质必须记住一切,但又隐姓埋名于历史长河。在另一个时空,今人的寻访打捞出的历史碎片,又呈现出重拾记忆、抵抗遗忘的努力,而这正是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最深切的缅怀。《乌江引》的最后有一首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种静默/那是水中的星光/是风中的密息”。曾希圣、曹祥仁所获得的代表巨大荣誉的红军奖章在战争期间落入水中,成为了“水中的星光”,但历史终究被铭刻。“在长征密电全面解密之后,我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这个传奇,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告慰。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庞贝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叙写父子间的「双向成长」

——读肖复兴长篇儿童小说《春雪》

□ 赵振杰

2015年,以《丁香结》的发表为标志,散文名家肖复兴开始尝试儿童文学创作,随后几年相继出版了《红脸儿》《合欢》《兄弟俩》3部长篇儿童小说,受到业界和读者好评,有评论家称之为肖复兴的“童年三部曲”。就在大家认为《兄弟俩》可能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收官之作时,新作《春雪》不期而至。

虽然《春雪》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老北京大杂院里的儿童成长故事,但与“童年三部曲”不同的是,作者这次不仅将笔墨集中在“父与子”上,更以“儿子帮爸爸戒掉酒瘾”为故事线索,巧妙地完成了父子角色的互换。肖复兴在《春雪》后记中说:“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回顾和审视父与子,扩而言之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的话,一般都会经历‘前喻文化’即家长教育孩子,‘并喻文化’即家长和孩子相互教育,‘后喻文化’即孩子反过来可以教育家长这样三个阶段。”这让《春雪》不再只是“三娘教子”,而是来了一回“子教三娘”。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自觉转变,也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双向“成长性”。乖巧懂事的男孩三江有个嗜酒如命的爸爸,妈妈多次规劝无果后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面对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小小年纪的三江决心帮爸爸摆脱那如影随形的酒瘾。在一次次与爸爸的“斗智斗勇”中,三江逐渐由温室里的花朵蜕变为坚强的小男子汉。在儿子的监督下艰难戒酒的过程,也是三江爸爸走出心理阴霾,直面人生缺憾的“再成长”过程。作者通过父子身份的戏剧性互换,使两个主人公在这个从摩擦不断到相互理解的温情故事中共同拥有了清晰可见、令人信服的“人物弧光”(指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春雪》中的“人物弧光”不仅通过“故事”呈现,更通过“心事”来呈现。小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情节,藏于每个人物潜意识中的那些浓得化不开的“心事”才是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小说写道:“山区的夏夜那么宁静,却又翻腾着这么多心事,像这夜空中的星星密密麻麻的,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心事,只是相互望着,不说一句话罢了。”而这些“心事”又与人物的“记忆”或“梦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三江为妈妈默默许下的承诺,是三江爸爸挥之不去的痛苦往事,是建国叔与明秋妈心照不宣的秘密,是夏爷爷和夏奶奶见到明秋时内心的五味杂陈……这些欲言又止的“心事”,使人物时常处于欣喜与落寞相交织的复杂心境或情绪中。例如,当发觉爸爸内心深处还深埋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史时,三江似乎对爸爸的酗酒多了几分理解。作者巧妙采用儿童的限制视角来勾勒三江此时的微妙心情:“大人的心思就是和小孩子不一样,他们总是把一些事情,尤其是过去的旧事,像用过的一个旧竹帘子,卷起来,藏起来,不愿意对小孩子说。”正是在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故事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开,三江爸爸的人物形象也由此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肖复兴在小说《后记》中说:“照本宣科地讲述一个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的父子之间矛盾与斗法的故事,没有多大意思。在故事之外,还有一层迷人的东西,亦即雨果所比喻的‘比天平更高级的还有七弦琴’。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七弦琴,哪怕一点点也好。”显然,这把“七弦琴”就埋藏在人物的重重“心事”中。在笔者看来,“心事”与“故事”不同,“故事”指向外部世界,而“心事”诉诸人物内心。如果前者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镜头下的高清影像的话,那么后者则类似于一幅幅纷乱的人物素描。相对于“影像”,“素描”并不在意事物的逻辑、理性、因果律,它所关切的是诉诸主观感受的东西,诸如语调、感情、情绪、气息、氛围、味道、节奏、韵律等。如此看来,《春雪》所描述的对象就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人一事,而同时是无数人、无数事,一件事涉及另一件事,一个人牵涉出另一个人,像水面荡开的波纹,又像花朵编织的花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春雪》是一本讲述父与子亲情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充满“心事”的双向“成长小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返回人类的童年

□ 林颐

阅读《中国精怪故事》(南京大学出版社),有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想起小时候,我在外公的小屋里四处游荡,外公收拾好我弄乱的东西,会抱我在膝头,给我讲书里的故事。故事里有很多精怪,有花仙,有树妖,有田螺姑娘,王八搬家,夜叉出行,蛇蝎嫁给了书生,老鼠敲锣打鼓嫁女儿……那些故事,让我觉得世界是如此奇妙。

外公已离去多年,但他馈赠我的礼物仍惠泽我的人生。对书籍的热爱,像种子埋在心里,发芽、抽枝、蓬勃。我的阅读世界从此有块田地,特意留给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留给那个不可遗忘的多彩世界。

那个世界是人类族群童年时代的产物。那些神奇美妙的幻想,表现了人类本能的天然,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一般人认为,最早的神话应该是创世神话,从开天辟地讲起。其实创世神话是后起的神话,是后来的整理者们为了世界观的完整而做的有意识安排。处于蒙昧时期的原始先民没有那么恢宏缜密的想象,最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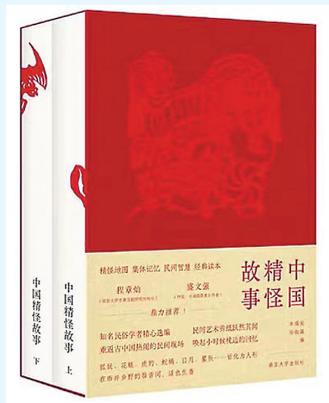
的神话应当是图腾神话。

人们最初崇拜的神并非人类的形象,而是动物、植物以及非生物,是眼前所见的切近景物。在我们心灵归宿的原乡里,树木会走路,石头会走路,飞鸟会说话,牛马猪狗会说话,最早的一批神话,实际就是能言会走的动物、植物的故事。原始人怀抱敬畏之心,认为万物有灵,他们努力在劳动实践中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那些最聪明、最有本领的人被作为英雄来崇拜,甚至被奉为神,比如征服野马的人被描述成人头马身的神,也有些被奉为民族的始祖,这就是文化英雄的产生。始祖神话与图腾神话的渗透、结合,使得图腾动物增加了人的元素,以创世神话为代表的早期文明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身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中国各民族的活态神话一无所知,那将是极大的缺失。《中国精怪故事》是以精怪及其活动为描述对象的民间幻想故事,本质上是人类远古思维的不断演变,并被打上它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的多重烙印,经过口口相传的集体创作,那些古老的记忆沉淀、潜移默化,奠定我们民族心灵的底色。

该书编者车锡伦、孙叔瀛是知名的民俗研究者,搜集的故事涵盖范围广泛,展现了民间文学数之不尽的样品,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本书还收入了100多幅清末民间珍稀剪纸,与文字相映成趣,突出了中国文化特征和审美意味。

人们将日常生活折射于精怪故事,又诉诸凝练的口头叙述。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类故事的丰富性,所有的飞禽、走兽、虫豸,乃至和风、雨露、山石,都具有思想意识,都可以与人沟通,与人交友,与人成婚,如此的顺理成章而又活泼烂漫。我们可能也会



感觉单调,贯穿其中的观念大多是善恶有报、劳动光荣、贪婪可耻等传统价值观,精怪报恩、点化人类,主人公出发、受困、召唤伙伴、前进、战斗,完成使命,情节常常雷同,模式化明显。这就是民间故事的特色。看上去,这些故事的功能与角色高度相似,但它们又以千百种不同的组合与变体出现。它们所包含的那些价值观,在不断的重复中一再内化为我们生而为人所应秉持的基本原则。那些相似的模式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口述中,故事的要素就像是数量有限的棋子在规定的格子里移动,然而又制造出无尽的棋局。这是看似简单而又深邃的智慧——我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不能破坏那些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也像是我们童年的隐喻,成长总是相似的,而又全然不同。

在这个声讨发达的时代,我们容易被炫目的色调所吸引,也容易把阅读限制于功利的需求。在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回到童年,或者,在内心为自己保留一个童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